

詩歌月報叢輯

陸印全著





詩歌月報叢輯



1

柔夢帖

陸印全 著

柔夢帖：詩歌月報叢輯之一

本書：

價目 銀四角

著作者 陸印全

發行者 詩歌月報社

上海王家沙花園三號A

總代賣 現代書局

冊數 一千五百冊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版

# 目錄

|       |       |
|-------|-------|
| 柔夢    | ..... |
| 秋意    | ..... |
| 過時    | ..... |
| 月出    | ..... |
| 立秋日泛舟 | ..... |
| 厭倦    | ..... |
| 漾歌    | ..... |
| 懷鄉病   | ..... |

|      |       |
|------|-------|
| 園子・一 | ..... |
| 園子・二 | ..... |
| 露    | ..... |
| 含羞草  | ..... |
| 寡婦   | ..... |
| 現代霧  | ..... |
| 默念   | ..... |
| 巡禮   | ..... |
| 懷    | ..... |
| 簷滴   | ..... |
| 曙天   | ..... |

|      |       |
|------|-------|
| 流浪女  | ..... |
| 小唱   | ..... |
| 秋    | ..... |
| 夏晚之愁 | ..... |
| 少女之歌 | ..... |

柔夢帖



原书空白页

## 柔夢

窗外的殘月，

曳着暮春的柔夢，  
輕盈，幽夜的裙緣。

夢是熟透了的：

在星空裏開花，

在星空裏結了櫻桃。

是那一翳輕雲的苦笑，  
漾來了天風的翅膀？

掠過了星的河，月的眉。

天風，我可問你：

你揉碎了月影，

可把熟夢也飄落了？

## 秋意

寂寞的黃昏，

繚繞着寂寞的輕步，

眼睛呆望着青天，

難道她不覺得疲乏嗎？

盈盈的記憶吧，

盈盈的故夢吧，

沿了古鐘的邊沿，

像夢一般地飄來的？

盈盈的記憶，盈盈的夢，  
太重，畢竟太重了吧？

鐘音的綃翅，這樣的薄，  
是不要被壓破了嗎？

木叶已飄起了夜的笑，  
黃昏的寂寞是短短的，

這寂寞的輕步，  
也有休止的時候麼？

## 過時

披天的櫻花的笑哪——

你底新秋的戀，  
也想開綻些麼？

春風的節奏裏，  
泛起了無數的戀，

但你那青青的笑呢？

飄了，你底華笑，

那塵封了的枕沿，

寒風吮着夢的殘骸。

像斷了弦的芬芳哪——

你底新秋的戀，

也該閉起既悴的眼了。



## 月出

你將微照着茫海麼？

你將擲出長矛的尖端

到那海濱上麼？

我們將奏些什麼音曲呢？

我們有一支歌，

在岸上，我們分享着銀箭——  
鬆弛的弦奏出我們的音曲。

啊，狂飛吧，

迅速地帶她進我們的歌。

她是偉大的，

我們用松針來衡量她。

——H. D. 作

## 立秋日泛舟

是在飄蕩的銀光上嗎，

白雲一般地輕浮？

一縷一縷的素波，

刺破了夏天的舊夢呢。

夏天是不會凋謝的，

却有羽翼，會飛逸的，  
比什麼都快捷，像  
黃昏掠過了燕背。

牠不敢爬上耀煌的燈輝，  
因為牠是害羞的；  
一滴纖弱的螢火，  
已夠照亮夜裏的航路。

羽翼顫起了柔波，  
夏天已飛得渺遠了；

在荷菱浮曳的那邊，  
初秋是靜靜地來了。

## 厭倦

透過迷霧似的眼睫，  
宿幻的流星殞落了，  
而我却在柔情的迸閃下，  
緊鎖着殘寐的眉了。

我已浸慣了輕的愁，

像秋蟬浸在殘陽裏，  
縱然是橙色的蜜笑哪，  
也驚不散凝凍的愁。

說是永不滅的柔情麼，  
休謊吧，五月的黃梅天；  
迷夜正在洋溢呢，  
我不敢再展殞星的夢了。

## 漾歌

漾草是漾草的呢，  
噴出了的飄飄的幽馨，  
在枯涸的菜油燈下，  
你把牠綴成一飄飄的歌吧。  
漾草的歌在流放呢，



把殘月的寂寂着色了；  
那昨夜在白楊的遺骸，  
也抹了嫩春了嗎？

花蕊的吻合需要虫媒的，  
而漾歌才是蚊蝶呢。  
縱是老尼姑的唇上，  
也着了蝶脚上的花粉了。

嫩春是容易闡澹的，  
你儘把漾歌流放吧。

一剎那，但總幸福的，  
休忘漾歌是漾歌的呢。

## 懷鄉病

懷鄉病的心，  
在淡風的銀鈴裏，  
在描着家信的筆尖裏，  
凜抖地，凜抖地，  
懷鄉病的心哪！

一支臨睡的孤燈：

溫暖的夢潮汎濫了，

去到夢流裏游泳吧！

那裏織滿了童年的破襟，

琢光了的慈愛，

也幻成一抹向晚的虹，

於是懷戀病便着手回春了。

但曉星幻落的時候，

孤燈斂起了苦笑，

還等着夢水底激湍麼？

懷鄉病的心，

在淡風的銀鈴麼，

在描着家信的筆尖裏，

凜抖地，凜抖地，

懷鄉病的心哪！

園子·一

你是幽靜的，  
玫瑰啊，栽在石裏呢。

我會剝去  
這花瓣的顏色，  
像褪去石上的染色。

要是我能扯裂你，  
那我能斫裂一顆樹。

要是我能移動，  
那我能斫裂一顆樹，  
我也能扯裂你。

——H. D. 作

園子·二一

啊，風兒撕碎這炎熱吧，  
切開這炎熱吧，  
把牠切得粉碎吧。

果實不能落下的，  
在這濃厚的空氣裏；



果實不能落進炎熱裏，  
那會把梨子的尖端壓扁，  
把葡萄的珠粒琢圓的。

撕碎了這炎熱吧：

犁破牠，

把牠翻在我們的  
路的一邊吧！

—H. D. 作

## 露

你撫那柔風的幽息吧，  
你吮那曉月的淡粉吧，  
而太陽的六月的轟笑，  
却會恐惶你得逃逸呢。

雖那六月的轟笑和靄的，

單峯駝的項鈴的和靄。

雲水裏的貝珠可以串成頸練，

你不是一聯聯的貝珠麼？

我有條烟蒂上的蔚藍線。

願六月沉默一會吧，

我要癡心地製成這創造，

假的頸練勝過真的呢。

## 含羞草

我有一顆含羞草的夢，  
牠是羞澀的，有似  
唇上的羞澀的皂泡呢。

到冥想裏去找華夢吧，  
到睡眠裏去找憧憬吧，

到錯覺裏去覓幻影吧。

當錯覺翳上了瞳子，

含羞草便輕盈地展開了，

陽光在微照着綺夢呢。

但是在這多雨的地帶，

雨絲裏會漾來陽光麼？

含羞草在擔憂蜜霖的筆觸了。

苦淚的蜜霖做了悼歌，

含羞草羞澀地頹下了。

## 寡婦

戀的憧憬，我知道，  
會逗起幻想的艷笑的，  
而那寡婦的憧憬呢？

在埋怨着什麼啊，  
灰眼裏沉澱了憂鬱，

手栽的三色堇憔悴了。

縱然是燦爛過了的，  
但破了的漾漾的蛛網，  
總不會重復綴補了吧。

那憧憬上，你且寫下

戰抖的字跡了吧：

「春色爲什麼要瀾漫呢。」



## 現代霧

現代的魔霧襲來呢，

秋蟬的太息在顫抖了。

耕過三畝田的老年人，

在整理那破殘的記憶，

但留心吧，迷霧散不盡的，

還顧念到枯蟬的生命麼？

于是憔悴的輕歎爬起了。

緊封了多年沒鬆過的窗；

我却笑你多麼的傻，

現代霧有着銳角的舌尖，  
窗縫裏就不能滲進了麼？

## 默念

躲在黑夜的蟬蛻裏，  
逗人的幻像呈現了，  
虛構的繡帷開始編織，  
那太陽下的色彩的調合呢。

爲了要蠱惑我底倦眸，

幻像還抖起了微笑風，  
微笑是沒有邊緣的，  
我在牠核心裏睡穩了。

縱然我有些兒厭倦，  
舊的削傷還沒有全愈，  
但閉上了睡迷的灰眼，  
淺笑的風浪還在徘徊呢。

## 巡禮

沿着夜的弧線的射影，  
到了生疏的舊夢之家園，  
把靈魂的輕翅掠下了吧。

當那幻夢新構成的宿昔，  
家園的花卉是艷迷的，

但現在是累雪的冬天呢。

茅簷下躲着破邊的蛛網，  
算是家園的唯一的裝飾了，  
那美麗的舊夢之遺跡呢。

游子的心量誰都懂得的，  
于是我悵鬱地折一截枯枝，  
悵鬱地展着輕翅回來了。

## 懷

南天的荔枝的五月下，

有着展傘的旅人，

是擔憂着悒陰的雨霧麼？

雨霧的悒鬱，他們知道的，

但誰能知道我底

一顆比漫霧更悒鬱的心呢。

天的陰悒怎能量度心的悒鬱，  
茜色的悒鬱是抖着呢。

在白晝夢的浮萍裏，

舊戀女之色是更逗人的，

那白鷗掠過海面的飄茫呢。

五月的荔枝的泛濫下，

悒鬱的漫霧是有着家的，

那夕陽輾然淡笑的一剎那；

而我却窒息陽光的重壓下，



心的悵鬱的家呢？

是荔枝下旅人的警效嗎？

担憂明天海上的風濤吧，

還是以羨慕的苦笑投過來，

羨慕我那遼望雨霧的悠閒呢？

## 簷滴

搖了一陣哀哀的風鈴，  
簾滴奏起輕盈之歌了，  
是誰拔去了天河的水閘，  
讓碧濤潺潺地溜下的？

滴歌的聲音是悠長而抑鬱，

將離人的歡心染黑了，  
望着破袖上的征淚，  
鄉愁是默默地襲來呢。

簷滴是不知疲乏地歌，  
鄉愁的滋生也不知疲乏麼？

離人的心靈載不起重量的，  
祈求雨線的彈弦斷了吧。

## 曙天

鷄聲啣來了朦朧的曙天，

山後的曉星也殞落了，

蘆叢裏的水鷗探出頭，

宿夜的感覺總是太重了。

淒迷的曙天掩瀾着，

靜靜的海面許是愜意麼？  
但那航海途中的旅人呢？

在太淡的催眠風下，

你不必留戀那顆墮夢吧，

縱然航路還是茫茫的，

且曳起你的斷檣來吧。

## 流浪女

臉上的脂粉中了魔，  
皮膚上的感覺太忙了，  
街頭的流浪女，  
你算是在做着夜課吧。

頭髮裏還凝着鄉泥，

你是從農村裏來的麼？  
傷人的魔風蕩蕩地吹，  
農村是吹成肺病者了。

憂鬱的眼睫下，

眸子在縈念着慈母吧；  
也許一些遼遠的駝鈴，  
是老年人唯一的慰藉了。

但那毒鞭却警告了你，  
在不相識的醉臉前，

你底貝齒裏放出了笑葉，  
而誰會留意到笑裏的淚呢。



## 小唱

閉着悠閒的眼睛，

還想作一些懷古之思麼？

江濱的水鳥爬起了，

是煩嫌蘆葦的警效吧。

記憶已飾了塵泥呢，

給水鳥的逝翼馱去，  
到那沒有人跡的孤島吧，  
悠靜的懷古是成幻影了。

休關念記憶的行蹤吧，

讓牠自開自謝吧，

我憂念風濤的威脅，  
正難于浮個苦笑呢。

## 秋

四月的林檎色是美麗的，  
但牠敷上我初秋的心，  
却染成黑褐色了。

何待于白髮斑斑的時候，  
青年的心是夠苦悶了。

春天爬不到秋天的心的，

一點和煦的期待麼？

于是我苦苦地祈求：

願那春天穿起征鞋吧。

而當秋季風飄飄起，

心的秋天會變色嗎？

癡心者的希冀破殘了。

## 夏晚之愁

喬其紗到處地狂笑，  
可是你從牠的摺縫裏，  
會窺視到心的苦悶麼？  
中年的未婚女之心情，  
誰用什麼來衡測呢。

柔春只是虛幻的萬華筒

而夏也何嘗不是呢。

喬其紗的夢是個夢吧，

祇望在秋天裏掘壑窟穴，

汎起了永遠的孤寂呢。

## 少女之歌

一  
或許，

上帝墾種埃甸園的時候，

誤落了一顆種子，

在「時間」的鄰地裏，

就此生長了這支辰光嗎？

二

你和我拾起了這生命驚奇着；  
我們將是否視牠爲「玩物」呢。  
它是美麗的，像支紅色的爆竹，  
我們也知道牠是光亮的，  
但當引線燃着時，我却丟了它。

三

在一瞬間，我快走上死途，  
花，莫這樣驕傲吧。



四

太陽是沉落了

孤獨地

在那島嶼，

在那海灣。

閉起你的兩眼吧，罌粟花——

我不讓你見到死亡，

你還是那樣的年輕呢！

五

日落了

像英雄的

一滴鮮紅的血。

我們，

誰愛痛苦的，

請沉醉其中吧。

——  
達衛斯作